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十一回 審葉阡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揮金

且說包公聽趙虎拿住葉阡兒，立刻派差頭四名，著兩個看守屍首，派兩人急將葉阡兒押來。吩咐去後，方叫趙虎後面更衣，又極力誇說他一番。趙虎洋洋得意，退出門來。從人將淨面水衣服等，俱各預備妥協。四爺進了門，就賞了從人□兩銀子，說：「好小子！虧得你的主意，老爺方能立此功勞。」楞爺好生歡喜，慢慢的梳洗，安歇安歇。且言差頭去不多時，將葉阡兒帶到，仍是捆著。大人立刻升堂，帶上葉阡兒，當面鬆綁。包公問道：「你叫何名？為何無故殺人？講來！」葉阡兒回道：「小人名叫葉阡兒，家有老母。只因窮苦難當，方才作賊，不想頭一次就被人拿住，望求老爺饒命。」包公道：「你作賊已屬不法，為何又去殺人呢？」葉阡兒道：「小人作賊是真，並未殺人。」包公將驚堂木一拍：「好個刁惡奴才！束手問你，斷不肯招。左右，拉下去，打二□大板。」只這二□下子，把個葉阡兒打了個橫迸，不由著急，道：「我葉阡兒怎麼這末時運不順，上次是那末著，這次又這末著，真是冤枉！」包公聞聽話裡有話，便問道：「上次是怎麼著？快講！」葉阡兒自知失言，便不言語。

包公見他不語，吩咐：「掌嘴！著實地打！」葉阡兒著急，道：「老爺不要動怒，我說，我說！只因白家堡有個白員外，名叫白熊。他的生日之時，小人便去張羅，為的是討好兒。事完之後，得些賞錢，或得點子吃食。誰知他家管家白安比員外更小氣刻薄，事完之後，不但沒有賞錢，連雜燴菜也沒給我一點。因此小人一氣，晚上就偷他去了。」包公道：「你方才言道是頭次作賊，如今是第二次了。」葉阡兒回道：「偷白員外是頭一次。」包公道：「偷了怎麼？講！」葉阡兒道：「他家道路是小人認得的，就從大門溜進去，竟奔東屋內隱藏。這東廂房便是員外的妾名玉蕊住的。小人知道她的箱櫃東西多呢。正在隱藏之時，只聽得有人彈福扇響；只見玉蕊開門，進來一人，又把桶扇關上。小人在暗處一看，卻是主管白安，見他二人笑嘻嘻的進了帳子。不多時，小人等他二人睡了，便悄悄的開了櫃子，一摸摸著木匣子，甚是沉重，便攜出，越牆回家。見上面有鎖，旁邊掛著鑰匙，小人樂得了不得。及至打開一看：——罷咧！誰知裡面是個人頭！這次又遇著這個死屍。故此小人說『上次是那末著，這次是這末著』。這不是小人時運不順麼？」

包公便問道：「匣內人頭是男是女？講來！」葉阡兒回道：「是個男頭。」包公道：「你將此頭是埋了？還是報了官了呢？」葉阡兒道：「也沒有埋，也沒有報官。」包公道：「既沒埋，又沒報官，你將這人頭丟在何處了呢？講來！」葉阡兒道：「只因小人村內有個邱老頭子，名叫邱鳳，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……」包公道：「偷倭瓜！這是第三次了！」葉阡兒道：「偷倭瓜才是頭一次呢。這邱老頭子恨急了，將井繩蘸水，將小人打了個結實，才把小人放了，因此懷恨在心，將人頭擲在他家了。」包公便立刻出簽兩枝，差役四名，二人拿白安，二人拿邱鳳，俱於明日聽審，將葉阡兒押下去寄監。

至次日，包公正在梳洗，尚未升堂，只見看守女屍的差人回來一名，稟道：「小人昨晚奉命看守死屍，至今早查看，誰知這院子正是鄭屠的後院，前門封鎖，故此轉來稟報。」包公聞聽，心內明白；吩咐：「知道了。」那人仍然回去。

包公立刻升堂，先帶鄭屠，問道：「你這該死的奴才！自己殺害人命，還要脫累他人。你既不知女子之頭，如何你家後院埋著女子之屍？從實招來。講！」兩旁威喝：「決說！快說！」鄭屠以為女子之屍，必是老爺派人到他鋪中搜出來的，一時驚得木塑相似，半晌，說道：「小人願招。只因那天五鼓起來，剛要宰豬，聽見有人扣門求救。小人連忙開門放入。又聽得外面有追趕之聲；口中說道：『既然沒有，明早細細搜查，大約必是在哪裡窩藏下了。』說著話，仍歸舊路回去了。小人等人靜後，方才點燈一看，卻是個年幼女子。小人問她因何貪夜逃出，她說：『名叫錦娘。只因身遭拐騙，賣人煙花。我是良家女子，不肯依從。後來有蔣太守之子，倚仗豪勢，多許金帛，要買我為妾；我便假意慇懃，遞酒獻媚，將太守之子灌得大醉，得便脫逃出來。』小人見她美貌，又是滿頭珠翠，不覺邪心頓起，誰知女子嚷叫不從。小人順手提刀，原是威嚇她，不想刀才到脖子上，頭就掉了。小人見她已死，只得將外面衣服剝下，將屍埋在後院。回來正拔頭上簪環，忽聽有人叫門，買豬頭。小人連忙把燈吹滅了。後來一想，我何不將人頭包了。叫他替我拋了呢？總是小人糊塗慌恐，不知不覺就將人頭用墊布包好，從新點上燈，開開門，將買豬頭的叫回來——就是韓相公。可巧沒拿傢伙，因此將布包的人頭遞與他，他就走了。及至他走後，小人又後悔起來，此事如何叫人擲的呢？必要鬧出事來。復又一想，他若替我擲了也就沒事；倘若鬧出事來，總給他個不應就是了。不想老爺明斷，竟把個屍首搜出來。可憐小人殺了回子人，所有的衣服等物動也沒動，就犯了事了。小人冤枉！」包公見他俱各招認，便叫他畫招。

剛然帶下去，只見差人稟道：「邱鳳拿到。」包公吩咐帶上來，問他何故私埋人頭。邱老兒不敢隱瞞，只得說：「那夜聽見外面咕咚一響，怕是歹人偷盜，連忙出屋看時，見是個人頭，不由害怕，因叫長工劉三拿去掩埋。誰知劉三不肯，合小人要一百兩銀子，小人無奈，給了他五□兩銀子，他才肯埋了。」包公道：「埋在何處？」邱老說：「問劉三便知分曉。」包公又問：「劉三在何處？」邱老兒說：「現在小人家內。」包公立刻吩咐縣尹帶領差役，押著邱老，找著劉三，即將人頭刨來。

剛然去後，又有差役回來稟道：「白安拿到。」立刻帶上堂來。見他身穿華服，美貌少年。包公問道：「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麼？」應道：「小人是。」包公且問你，你主人待你如何？」白安道：「小人主人待小人如同骨肉，實在是恩同再造。」包公將驚堂木一拍：「好一個亂倫的狗才！既如此說，為何與你主人待妾通姦，講！」白安聞聽，不覺心驚，道：「小人索日奉公守法，並無此事呀。」包公吩咐：「帶葉阡兒。」葉阡兒來至堂上，見了白安，說：「大叔不用分辯了，應了罷，我已替你回明了。你那晚彈表塌扇與玉蕊同進了帳子，我就在那屋裡來著。後來你們睡了，我開了櫃，拿出木匣，以為發注財，誰知裡面是個人腦袋。沒什麼說的，你們主僕作的事兒，你就從實招了罷。大約你不招，也是不行的。」一席話說的白安張口結舌，面目變色。包公又上面催促，說：「那是誰的人頭？從實說來！」白安無奈，爬半步道：「小人招就是了。那人頭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，名叫李克明。因家主當初窮時，借過他紋銀五百兩，總未還他。那一天李克明到我們員外家，一來看望，二來討取舊債，我主人相待酒飯。誰知李克明酒後失言，說他在路上遇一瘋顛和尚，名叫陶然公，說他面上有晦氣，給他一個遊仙枕，叫他給與星主。他又不知星主是誰，問我主人。我主人也不知是誰，因此要借他遊仙枕觀看。他說裡面闌苑瓊樓，奇花異草，奧妙非常。我主人一來貪著遊仙枕，二來又省還他五百兩銀子，因此將他殺死，叫我將屍埋在堆貨屋子裡。我想我與玉蕊相好，倘被主人識破，如何是好；莫若將人頭割下，灌下水銀，收在玉蕊櫃內，以為將來主人識破的把柄。誰知被他偷去此頭，今日鬧出事來。」說罷，往上叩頭，包公又問道：「你埋屍首之屋，在於何處？」白安道：「自埋之後，鬧起鬼來了，因此將這三間屋子另打出，開了門，租與韓瑞龍居住。」包公聽說，心內明白，叫白安畫了招，立刻出簽，拿白熊到案。

此時縣尹已回，上堂來稟道：「卑職押解邱鳳，先找著劉三，前去刨頭，卻在井邊。劉三指地基時，裡面卻是個男子之屍，驗過額角是鐵器所傷。因問劉三，劉三方說道：『刨錯了，這邊才是埋人頭的地方。』因此又刨，果有人頭，係用水銀灌過的男子頭。卑職不敢自專，將劉三一干人證帶到聽審。」包公聞聽縣尹之言，又見他一番謹慎，不似先前的荒唐，心中暗喜，便道「貴縣辛苦，且歇息歇息去。」

叫帶劉三上堂。包公問道：「井邊男子之屍從何而來？講！」兩邊威嚇：「快說！」劉三連忙叩頭，說：「老爺不必動怒，小人說就是了。回老爺，那男子之屍不是外人，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劉四。只因小人得了當家的五□兩銀子，提了人頭剛要去埋，誰知劉四跟在後面。他說：『私埋人頭，應當何罪？』小人許了他□兩銀子，他還不依；又許他對半平分，他還不依。小人問他：『要多少呢？』他說：『要四□五兩。』小人一聽，通共才五□兩，小人才得五兩剩頭，氣他不過。小人於是假應，叫他幫著刨坑，要深深的。小人見他毛腰撮土，小人就照著太陽上一鍬頭，就勢兒先把他埋了；然後又刨一坑，才埋了人頭，不想今日陰錯陽差。」說罷，不住叩頭。包公叫他畫了招，且自帶下去。

此時白熊業已傳到，所供與白安相符，並將遊仙枕呈上。包公看了，交與包興收好，即行斷案：鄭屠與女子抵命，白熊與李克明抵命，劉三與劉四抵命，俱各判斬；白安以小犯上，定了絞監候；葉阡兒充軍；邱老兒私埋人頭，畏罪行賄，定了徒罪；玉蕊官賣；韓瑞龍不聽母訓，貪財生事，理當責處，姑念年幼無知，釋放回家，孝養孀母，上進攻書；韓文氏撫養課讀，見財思義，教子有方，著縣尹賞銀二兩以為旌表；縣官理應奏參，念他勤勞辦事，尚肯用心，照舊供職。包公斷明此案，聲名遠振。歇息一天，才起身赴陳州。

且言常州府武進縣遇傑村南俠展昭，自從土龍崗與包公分手，獨自邀游名山勝跡，到處玩賞。一日歸家，見了老母甚好。多虧老家人展忠料理家務，井井有條，全不用主人操一點心，為人耿直，往往展爺常被他搶白幾句，展爺念他是個義僕，又是年紀的人，也不計較他。惟有在老母跟前，晨昏定省，克盡孝道。一日，老母心內覺得不爽。展爺趕緊延醫調治，衣不解帶，晝夜侍奉。不想桑榆暮景，竟是一病不起，服藥無效，一命歸西去了。展爺呼天搶地，痛哭流涕，所有喪儀一切，全是老僕展忠辦理，風風光光將老太太殯葬了，展爺在家守制遵禮。

到了百日服滿，他仍是行俠作義，如何肯在家中。一切事體俱交與展忠照管，他便隻身出門，到處遊山玩水，遇有不平之事，便與人分憂解難。有一日，遇一群逃難之人攜男抱女，哭哭啼啼，好不傷心慘目。展爺便將鈔包銀兩分散眾人，又問他們從何處而來。眾人同聲回道：「公子爺再休提起。我等俱是陳州良民，只因龐大師之子安樂侯龐呈奉旨放賑，到陳州原是為救饑民。不想他倚仗太師之子，不但不放賑，他反將百姓中年輕力壯之人挑去造蓋花園，並且搶掠民間婦女，美貌的作為姬妾，蠢笨者充當服役。這些窮民本就不能活，這一茶毒豈不是活活要命麼？因此我等往他方逃難去，以延殘喘。」說罷，大哭去了。展爺聞聽，氣破英雄之膽，暗說道：「我本無事，何妨往陳州走走。」主意已定，直奔陳州大路而來。

這日正走之間，看見一座墳塋，有個婦人在那裡啼哭，甚是悲痛，暗暗想道：「偌大年紀，有何心事，如此悲哀？必有古怪。」欲待上前，又恐男女嫌疑。偶見那邊有一張燒紙，連忙撿起作為因由，便上前道：「老媽媽不要啼哭，這裡還有一張紙沒燒呢。」那婆子止住悲聲，接過紙去，歸入堆中燒了。展爺便搭搭訕訕問道：「媽媽貴姓？為何一人在此啼哭？」婆子流淚道：「原是好好的人家，如今鬧的剩了我一個，焉有不哭！」展爺道：「難道媽媽家中，俱遭了不幸了麼？」婆子道：「若都死了，也覺死心塌地了，惟有這不死不活的更覺難受。」說罷，又痛哭如梭。展爺見這婆子說話拉雜，不由心內著急，便道：「媽媽有甚為難之事，何不對我說說呢？」婆子拭拭眼淚，又瞧了展爺是武生打扮，知道不是歹人，便說道：「我婆子姓楊，乃是田忠之妻。」便將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，一行鼻涕兩行淚，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丈夫田忠上京控告，至今杳無音信。現在小主在監受罪，連飯俱不能送。」展爺聞聽，這英雄又是悽惶，又是憤恨，便道：「媽媽不必啼哭。田起元與我素日最相好。我因在外訪友，不知他遭了此事。今既饑饉不濟，我這裡有白銀兩，暫且拿去使用。」說罷，拋下銀兩，竟奔皇親花園而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